家·春·秋 (368)

巳 金

樺西里拉清安娥底手，苦惱地說：「我不願意失掉你……」忽然阿姨媽哭啼跑進場來說：「天呀！……蘇沙被刺刀刺傷了！」蘇沙便是尤前那少年底小名。樺西里發狂地跑去。安娥煩惱地說了一句：「無論不是苦惱！」於是樺西里急得團團轉。……但是門鈴響了。樺西里去開門領了先前來過的那個工人服裝的葛勒高進來。葛勒高就在門邊說：「時候已到了，喻爺我們了。必須要……現在滿得是血。死了多少人，還不曉得。……一定，後天。」樺西里應道：「一定後天。」葛勒高又說：「開得同苦得開旅路。」樺西里爽快地答道：「我到開得。」葛勒高說：「好，東西全齊備了。」他和樺西里握了手便悄然走了出去。娥走過去即道：「什麼事？」樺西里回答說是一件不要緊的事情。樺西里一個人在門前站了許久，動也不動一下，安娥把他半拉半扶地送到睡椅前面，兩人併肩坐下，安娥忽然問道：「樺西里！你們什麼打戰？」樺西里靠在安娥底身上，被他地說：「讓我底頭枕着你……」安娥說：「我捲着你睡覺，閉啊。」

金剛戲園的觀衆都注意地望着舞臺，疑呆地凝視着究竟。然而觀衆不快不慢地等了一會，他們想知道一個拍紅了還不肯停止。

「茅姐，我要哭出來了。」淑英含着眼淚對茅微笑道。

「我也是的，這個戲太動人了。」茅一面揩出手帕揩着眼淚一面說。

「這種事情我以前簡直沒有夢想過，」淑英激動地說。「我現在才曉得世界上還有這種事情，還有這種人。」

「你以前整天關在家裡，自然不曉得外面的事情的。」茅高興地回答道。

「我真不懂：同時一樣的人，爲什麼外國女子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做出那些事情，而中國女子卻被人當作禮物或者寵鳥一類的東西……這出去……」淑英苦惱地說，不過她仍還把自己底事情也不能作一點主，只有眼睜睜地看着別人把我們逐進火坑裏面